

說部叢書

第二十八集
第八編

言情小說
上冊

孤士影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小說體爲述事。而義主覺民。故必本諸風土。兼采謠俗而成。同一邦域。而風謠各異。則有解有不解者矣。况乃求諸重瀛之外。文字語言。與中土迥絕者乎。物以取譬而喻。事以徵引而明。雖然。彼之所取譬。所徵引。非吾之所取譬。所徵引。吾未見其能喻且明也。喻矣明矣。則必易以吾之所取譬。所徵引者。又竊恐失原書之真。讀者或且疑爲中土人之所託。而不之重。則甚矣。小說淺譯之難也。是書凡三易稿。當執筆之初心。志俱汨沒原書文句中。有力求明顯而轉滋晦澀者。有故作紆徐而適流支蔓者。取而覆視之。覺與吾平日放意所爲之文不類。則幸有清河吳溫叟者。同居京師。嗜奇愛博。每脫稿一章。卽付吳君潤色之。吳君南歸。且以郵筒商榷。終二十章無倦色。全書既竟。余復校一過。多所損益。乃成定本。前十章商務印書館刊載小說月報。後幾是第二稿也。原書多雜德意志法蘭西拉丁語。尤賴舊日共學諸子爲之助。余聞慈誼。君相益之厚。而必以揭而出之者。蓋亦以示羣述之難云爾。至其書之曲折。

言情而不傷於輕薄。引人入勝。而卒不背於理道。則讀者自能得之。不待贅詞矣。甲寅六月譯者詩廬序

孤士影上冊

美國瑪林克羅福著

詩廬譯

第一章

博士克洛第端居偶影。忽喟然曰。吾老矣。卽推書起。屬目窗外。移時又沉吟曰。吾真老矣。以手中筆擊其坐。格格作聲。實則拈筆之指。未嘗枯瘠顫動。而鬚髮滿頭。兩肩平直。猶是亭亭少年。無論博士自狀若何。以之言老固未也。

然博士則自信爲老。嘗自言之不已。如是者有月矣。又自道意想行動。都覺與朋儕有異。此爲衰老之徵。近常靜夜寂坐。玄想益深。昏闇之中。苟有人相其面目。則亦將以博士言爲然。蓋博士此時面青鼻黃。亂髮虬髯。掩映於粉白袖領之間。亦大不類。獨以生性嗜潔。雅自修飾。風姿不減耳。

是日博士復擲筆案上。越北窗外眺。探頭出窗。則窗爲肩塞。時則夕陽在山。流水在目。晚風拂襟袖間。鞋工信柏梅者。方距街西。弛擔坐。舉首見博士當窗。吸受空氣。已

亦收拾長針。歸去晚禱。並市取酒肴自娛。博士向於黃昏。憑窗晚眺。風雨不變。鞋工時爲之補鞋。博士初不促迫。迨聞呼取。必已日之夕矣。市人散亂。鞋工亦以此時負擔而歸。此日仰見博士。手中工亦適了。於是噙菸於口。圍裙於腰。緩步迤邐。入一酒家。則已有徒侶四五輩。據坐豪飲。恣爲笑謔。鞋工獨喜是間無文士來擾。

博士之癡立窗口。目光不注鞋工。亦喋不與語。蓋此時心目中固無鞋工。而察其貌。則實有沉沉之思。博士日來讀書甚多。或方沉思書義。別有會心乎。室中四壁圖書都滿。案亦有格皮書。有精本塞格多所著書一巨冊。臘丁希臘文並列。方橫置案上。其旁則算草疊積。觸目皆幾何代數諸方乘式也。而英德法文所演算術書尤夥。一碟用以承菸燼者已破裂。他所陳設亦至簡單。摺疊床一。書架一。鏡一。徑不過四寸。桶一。鐵浴盆一。古劍一柄已碎。此外無長物矣。人之儉約。無過於是者。然至雅潔。明窗淨几。致足樂也。孤高之風。卽此已可概見。海特堡故多學人。書室無慮百十。然皆無此修整。其間圖書以時去取。新陳代謝。不主故常。凡所取置。以應時需。故紙陳編。

無不委棄。語云。人類筋骨。七年而一變。博士擢陷廓清。亦匪伊朝夕。一日環顧斗室。舊時冊籍。無一在者。自言耳目神志。爲之一爽。此可以見博士之學與歲進。而一室井井。亦可觀其爲人。學者莫不嗜書。顧有時亦以舊書不如器物之足應用。而束諸高閣。貧士或且貨之於人。不令望而生厭也。

克洛第自來海特堡。十年於茲。思想氣習。殆已累變。然未嘗一日離去此室。室居樓之最上層。既可眺遠。又可謝客。環堵蕭然。意良自得。上所云摺疊床者。由來舊矣。在當日與人決鬪。歸而臥病。置冰於額。其摯友某時含菸管。坐守榻旁。卽此榻也。書案亦爲故物。往日嘗於其上爲教授。溫克納氏作寫真。張之飲室。並題詞寫真上。記溫氏學位之所由來。又附紀其演說一則。溫教授既逝去。海特堡遂無一學友生存者。而克洛第猶獨滯迹於此。間嘗出與諸博士游。諸博士咸怪其自奉太簡。以其月入衡之德國南部用度。何乃一寒至此。昔日已粗堪自給。今講演得資。亦不甚菲。儘可安居豐食。以取快意。然人亦未嘗悉心爲博士計畫耳。海特堡本僻陋之區。中有大

學一所而產出人才寥寥。克洛第甚有聲於大學。既得哲學博士而後。不卽歸其祖國。人亦了不之異。然文納伍司二博士。則常以爲言。以爲克洛第如有意久旅海特堡者。盡及時娶妻。何必長鰥居也。

文納伍司家。各有女甚美。克洛第方未娶。殊不願得二女青睞。每避之若浼。亦常飲於二博士家。然沈默寡言。而舉止厚重。不知十年以往。克洛第固一清狂少年。青絲白馬。流光照人。樓上盈盈。罔不屬目。迨夫坐閱歲華。從事問學。乃有以淑其德性。改行易操。體力亦於以發育。頎然而長。具有特立獨行之風。而無傲藐自若之概。此與常人異矣。常人苟堪自立。未有不睥睨一世者。

克洛第者。瑞典人。幼受教育。年二十。孤立而平日熟聞學生生涯。頗慕之。則出游學。遂南至德之海特堡。其人卓有才華。而倜儻不羈。又年少氣盛。德瑞固有宿怨。克洛第不之顧也。然以羈旅異邦。益修名節。此邦人士。靡不悅服。樂與之游。皆謂其舉止。足以表示條頓人種。及觀其學劍有成。並通技擊。克肖奧定子孫。奧定者。北人崇奉。

之神名克洛第又善飲。巨觥不足以供其一吸。酒酣耳熱。掀髯大笑。見者又皆稱其真有豪士風也。雖然。今不復有此情態矣。其軀幹雄偉。歲有增益。美髯加長。濃髮如舊。而芳顏大異。嚙昔頃者。克洛第憑窗觀水。而嘆逝者如斯。三十年華。忽忽過去。漸覺意興蕭索。樂少愁多。豈止中年顛頓。蓋自念已冉冉老矣。是以此日黃昏。殊無意就文納伍司二博士作片刻談也。

人當盛年。富於才識情愛。而好作窮老頹唐之語。殊失其情性之正。亦大損自然之和。然世之治哲學者。寢饋日深。才智雖進。而旋就汨沒。百凡俱廢。蓋十人而九。克洛第之意氣頹喪。亦正坐此。大算術家本不難於得博士學位。若既得之。尤爲人所注目。高深算術。去哲學僅一間耳。克洛第方究心於康德。斯聘腦塞。黑克兒諸家學說。如投身大海。茫無涯涘。祇有壹意進行。或則自承力所不堪。廢然而止。然克洛第雅不欲自廢。力學不懈。直至去今六月。始自商度。力學將何所底止。而累年辛勤於此。果何爲者。幼時樂趣。遠勝中年。今每深夜搆思。或鈎索諸家學理。而不得其會通。雖

有陳書莫衷一是。祇自苦耳。或者姑舍是而北歸乎。歸而釣於那威之濱。畊於瑞士之野。不良佳乎。顧躊躇不能自決。既臨流而觀水。乃悔南來。勤勤一無所獲。自言早歲如專精科學。猶有益於生計。今茲神思擾擾於哲理。如墮入五里霧中。實則克洛第平日何嘗慮及生事。且其資生亦至簡樸。積金不多。權其母子歲用已足。他無恆產。而一介不取於人。其在大學亦無定職。必負責任。故其一身絕無拘束。其終歲勤動。出於好事。然亦稍稍倦於操作矣。近嘗爲遠足旅行。一至巴佛高原。遇一德國新聞記者。偕行數日。相語甚懽。嗣是數月不復見克洛第之笑容。

此夕益覺厭倦。頗思出游。適一樂士私念平生別無親故。祇有舅氏一人。方在襁抱時。舅卽遠出經商美洲。及長。舅歲達二書。藉通情懷。此亦見北人風誼之篤。克洛第得書必覆。告以游學狀況。固知舅之商業在紐約。而以舅書屢有資助之語。用卜舅之境遇大佳。餘則非所知矣。此夕忽思其舅。記得舅名林司敦。格思脫。孚與巴克。錫拉毗合資。設一肆於紐約。肆卽名巴克林司敦。而不知所謂巴克先生者。爲何如人。

也。又念時正仲夏。舅當有書至。其所以仰望舅書者。無他。以得一所親消息。亦覺己身非孤立天壤間也。正沉思間。果見一郵人。蹣跚其來。遙與街頭一人接語。又至西鄰一錫工家投書。已而忽循步至克洛第門。

郵人仰見博士。方憑窗下視。則投一巨封於門簾而呼曰。有書與先生者。郵人鼻汗淋漓。實早印入博士眼簾矣。迨應聲下來。已不見此蒼頭蹤影。取書扶梯而上。反復視書面。而不知內容爲何。郵印有紐約字。則知書爲美洲來者。然書法娟秀。不類其舅老年蒼硬手迹。書角具發書者名號。亦大異平昔。上貼郵票一行。計資不少。以書厚重故也。遂入室坐窗下。發書視之。亟欲知書面所署紐約司高魯斯拉奇二律師事務所者。果何所需於流寓海特堡之哲學博士克洛第而寓之書也。書發。尤堪駭異。書之首段。卽敘其舅林司敦格思脫孚死狀。克洛第廢書而嘆。命之窮獨。抑何至此。生平固未嘗接奉此老警欵。徒以歲時問訊。情惻猶通。方自慰藉。不至孤立而無應。今孤立矣。天壤間無一親我者矣。然欲一觀書之究竟。因復取書讀之。

書作律師語。書曰。封上遺囑一紙。卽希照察。足下須知。今與巴克錫拉毗全受命。經理遺產者。爲司高魯。令舅林司敦遺產。遺囑有云。歸之足下。作何處置。立望尊示。外委任狀。並望簽字寄回。以資信守。克洛第忽舉首凝視窗外。已又接讀曰。遺囑又言。如足下能便來美洲。尤佳。克洛第自念。不如速啓遺囑讀之。而遺囑僅寥寥數語。生平隨侍僕從。各予賞賚有差。一二故舊。亦許分潤家資若干。餘則謂悉以予吾甥。吾甥者非他。卽吾妹之子克洛第。爲講師於德國海特堡大學者也。其遺產數除分賜友朋外。尙餘百五十萬金。

克洛第反覆循誦。既納之封內。啓書架上。一小鐵匣。取遺囑函件。委任狀。與一切文書。雜而扃藏之。於是扼腕而嘆。然菸捲吸之。坐而默思。時已昏暮。煙裊裊自口吐出。聞室爲白。在他人得此好音。必爲狂喜。巨金之貺。乃出於天涯未曾相識之人。此豈夢想所及。其爲忭舞。亦人之情。而况林司敦遺產。至爲明晰。既未加受產者以已婚未婚之限制。又不強其必冒襲遺產者之姓氏。安居而獲巨資。真天賜也。然克洛第

初不以獲資爲喜。

克洛第要非漠視金錢。亦非如世俗人之貌爲清介。其平日薄有蓄積。若一旦喪失。度非所安。雖好勤動。若必力役以謀衣食。亦非所願。願以一身所需無幾。已自滿足。無他營求品物之美。不無愛好。然過目卽忘。絕不執滯。貪爲已有。性嗜書。未嘗收藏珍異板本。其儿上古本塞格多書一冊。頗貴重。則以常本不可得。故讀已卒業。卽亦不復珍視。書固有精義存焉。旣已摘其精英。不妨售之。書買亦知爲利。至微。惟慮室小。積書多。致無回旋餘地。克洛第此時沉思。驟得多金。何術處此。其游歷乎。亦祇意在觀覽。不在廣其足跡。步行盡力所至。亦大佳事。坐享巨資。義當變易居處。於通都置廣廈。車馬僕從。以及妻室。皆爲吾力所能及。思至此。不期破顏失笑曰。是廣廈。車馬僕從。妻室者。不將助我消耗家資乎。然吾何取乎。耗吾資。則奚必是四者之有也。語云。多財爲患。克洛第得資之始。已自厭苦若此。一月以後。又當如何。

此遺產問題之懸於目前。有如列方乘式而未得解決。目光爲之倏紅。倏白。又如置。

棋未定。舍而登床。不能成寐。然克洛第遇事三思。終得解了。惟其方寸已亂。爲時亦晚。不得不姑置得金事。而亟有以療其飢渴。乃起然鐙。覓得衣冠手杖。復停足凝思。今夕將不就文納伍司二博士飲。因提一石壺。息鐙下樓。投一肆。肆人爲注酒於壺。克洛第自就櫺上取臘腸。裹以乾餠。納之衣袋。從容付值。攜酒而歸。將以自娛其幽獨。十年以來。其與友朋飲時甚少。往往閉戶獨酌以爲樂。

旣出肆門。沉吟曰。百萬之主。乃自往覓食乎。則復仰天大笑。時市民都納涼門首。鞋工信柏梅。錫工勃力奇。各挈兒女。聚飲街頭。兒童聞博士笑。亦譁笑和之。勃力奇謂信柏梅曰。博士迨中得巨彩乎。何樂之甚也。吾三年來未見其有此狂笑。

鞋工應曰。子何知。博士十年前固常發狂笑者。猶憶博士始來居此。一日其同學戲罵之於室。而立街上擲擲之。博士乃攀楣而出。側立於餅師商標板上。一躍而抵街心。觀者莫不悚息而懼。其墮折。博士獨大笑不止。時蓋猶一狂生耳。今乃折節讀書。視昔殆已如兩人。言已以目送之。而博士已轉身入門。不可見矣。

博士登樓。然饍進食。石壺在手。可以當杯。痛飲深吸。不覺微醉。自念此事正自離奇。家資動用與否。權操之我。人不能強。何如積儲不動。則亦奚必以得資事告人。苟居處儉約。不改故常。人亦烏知我之得資。且奄有巨金。而不易寒素面目。一旦破露。富乃傾其國人。亦一佳話也。奇遇良匪易得。得又實難處置。克洛第固可依舊教授。而常常就文納伍司二博士夜飲。然使二博士知此黑衫破履之講師。今忽有傾國之富。益當相與結納引重矣。

克洛第之種種設想。在世間聞之。寧不以爲匪夷所思。而學業品性如克洛第者。此時心情。正當如此。實無足異。昔日又嘗浪游。通知民俗。海特堡學生。最喜舞蹈。大學活潑少年。大都投入行伍。積勞爲上級軍官。克洛第常游巴黎。維也納。羅馬。以其生於北方世家。其國外交官無不樂於紹介。而長身玉立。尤足動人。故所至無不爭望丰采者。惟克洛第獨注意於社會生活。自謂情僞盡知。人之躁妄浮夸。一見無可逃遁。此亦有難自言其故者。自政府黨會以及關山旅客。靡不相與往還。而獨不與婦

人交際。平日匪不尊重婦人。而未見一賢婦人。可以起其崇敬者。亦其責望之深。求全之過。遂覺目中。無一當意。自來評量女子。斷非立談之頃。可以窺見其深。克洛第每於倉卒觀人。安能得其真相。其云天下無賢婦人。天下果無賢婦人耶。婦人正如宗教當事之以誠否則無寧置之。

至克洛第之不注意金錢。一則由於無所嗜好。未知金錢之勢力。一則未與性好揮霍者往來。不通世故。未嘗博奕。亦不知逐什一之利。平日潛心哲理。所懷疑問。至爲繁曠。至於人之爲富爲貧。皆等夷視之。猶之頭上鬢髮多寡。了不關於其心。其思力用以推論重大問題。猶不能得其究竟。尙何暇縈情末利。而斤斤於銖銖間。

克洛第因於就睡之前。覓取紙牋。計其一年用牋。祇在新歲。平日不輕以筆札抵人。既得牋。草數行寄覆律師司高魯。略謂書至。驚聞舅逝。遺資煩公等爲收存。此時鄙人無所用之。委任狀暫緩簽字。好在事非急。嗣後請以函電從長計議可也。律師得報。相顧愕眙。後固自知克洛第之爲人。今則滋可駭怪。克洛第作書。徑上床眠。

胸次坦然。一無沾滯。亦不計慮將來。

未得舅耗以前。克洛第頗思出門。冀有所遇。今不更作此想。自謂教授終身。正復大佳。今而後若逢廢棄所學。但安坐而思。所以耗財之道。則卑鄙可恥。孰甚於斯。遂乃屏除百念。滅鐙就枕。而鼾聲作矣。

第二章

克洛第晨起。思昨日事彷彿如夢。急啓鐵匣。取遺囑復讀之。既而凝思。不以遺囑事告人。計亦良得。便當謹守祕密。遂出倩公證人簽名書尾。公證人者。專以作證爲業。關於法律之件。例當簽名作證。簽訖。乃以付郵。寄司高魯斯拉奇二律師。歸而登樓讀書如故。時方溽暑。日光猛射屋瓦。樓居殊苦鬱蒸。讀未移時。抱書出覓陰蔽之所。因直奔荒壘。計其間林木深處。有風冷然。行過。爭命伯司酒家門。遂入而飲焉。南歐人苦炎熱。例於朝日未出。設備早茗。意大利人於夕殮前。並設晚茶。克洛第此時之飲。亦沿德人福魯旭烹之例。德人謂早爲福魯。呼杯曰旭烹。合之曰早杯。意卽早茗。

早飲也。飲罷。博士更趣山頂。入一古宮。殊陰深。若讀書其中。朝暮視日光所向而遷移其坐處。幾可忘暑矣。

宮內有壞塔一。克洛第行至其旁。據牆根坐而讀書。少頃不自聊賴。卽束書沉思。風發林動。葉墮其前。林蔭而外。日光至酷。蠅蠅飛鳴空際。百鳥時喧語枝上。壁虎獨蠢蠢盤旋午日中。而勞蜥（蟲名）差智。蟠伏瓦礫之下。短小柏哥（蟲名）以善歌得名。此日翻身入地窖。尤能自適其適。

克洛第體氣素豐。酷暑嚴寒。力所能耐。此時一蠅繞鼻而飛。大厭苦之。頻頻以頭上冠揮使去。因自語曰。瑞典夏日。固多蠅。及他飛蟲。而德國亦不乏是。營營者爲居人患。是時人人皆準備夏日旅行。已有出發者。而克洛第日居故宮。自覺滋適。然亦思得一消夏善地。往黑林乎。抑往波希瑪乎。抑游瑞士乎。卒乃自度。不如游安格汀。猶得回至朋辛亞。一覽其風物。視六年前若何。朋辛亞者。名勝之區。而風景與聖穆士各異。學生技師與夫英國好游山者。往往至朋辛亞。而歐陸游客。輒輻集聖穆士。